

王國維遺書

王國維遺書

 上海書店出版社

觀堂集林卷第十三

史林五

海甯 王 國維

鬼方見夷獫狁考

我國古時有一彊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沂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人侵暴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加之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獫狁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獫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綜上諸稱觀之則曰戎曰狄者皆中國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獫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為中國所附加當中國呼之為戎狄之

時彼之自稱決非如此其居邊裔者尤當仍其故號故戰國時中國戎狄既盡強國辟土與邊裔接乃復以其本名呼之此族春秋以降之事載籍稍具而遠古之事則頗茫然學者但知其名而已今由古器物與古文字之助始得言其崖畧倘亦史學家之所樂聞歟

此族見於最古之書者實為鬼方易既濟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爻辭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詩大雅蕩之篇曰內燬于中國覃及鬼方易之爻辭蓋作於商周之際大雅蕩之篇作於周厲王之世而託為文王斥殷紂之言蓋亦謂殷時已有此族矣後人於易見鬼方之克需以三年知其為強國於詩見鬼方與中國對舉知其為遠方然皆不能質言其地有以為在北者千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也

李鼎祚周
易集解引

文選楊雄趙
光國頌注引

有以為

西者宋衷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羌是也

在南者偽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荊則以鬼方為荊以南之國黃氏日鈔且以為鬼方即荊楚矣其餘異說紛紜不知所極年代遼遠書闕無徵固自不足怪也唯竹書紀年稱王季伐西落鬼戎

此條見後漢書西羌傳反章懷太子注乃真紀年之文

可知其地尚在岐周之西

今徵之古器物則宣城李氏所藏小孟鼎

今

與雒縣陳氏所藏

梁伯戈皆有鬼方字案大小兩孟鼎皆出陝西鳳翔府郿縣禮

村溝岸間其地西北接岐山縣境當為孟之封地大孟鼎紀王

遣孟就國之事在成王二十三年

吳氏大造孟鼎跋以此鼎為成王時作案銘中尚述殷人醜酒事以戒孟與酒誥辭意亦同吳說是也

小

孟鼎紀孟伐鬼方獻俘受錫之事在成王二十五年祀則伐鬼方

事在孟就國之後鬼方之地自當與孟之封地相近而岐山郿

縣以東即是豐鎬其南又限以終南太一唯其西汧渭之間乃

西戎出入之道又西踰隴坻則為戎地張衡所謂隴坻之險隔

閼華戎者也由是觀之鬼方地在汧隴之間或更在其西蓋無

疑義雖游牧之族非有定居然殷周間之鬼方其一部落必在此地無疑也然其全境猶當環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東北梁伯戈雖僅有魃方緣及梁伯作數字可辨然自為梁伯伐鬼方時所鑄而梁伯之國杜預謂在馮翊夏陽縣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年更名少梁為夏陽漢志亦云夏陽故少梁其地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又在宗周之東其北亦為鬼方境故有爭戰之事據此二器則鬼方之地實由宗周之西而包其東北與下所攷昆夷儼狁正同此鬼方疆域之畧可考者也

至其種族之大小強弱如何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紀年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觀此二事鬼方之非小部落可知而小孟鼎所紀獻俘之數尤為詳悉雖字多殘闕猶得

窺大畧

此鼎唯有吳氏式分釋文尚多味畧今取其獻俘一節史釋之

其文曰王□孟以□□伐魃方□□□

□□□□二人□魃□□□□魃乎人萬手八十一人乎□□

□匹□車□兩孚牛□百□□□牛羊廿八羊又曰執畧一人
□□百廿七或□□□□□孚□□三匹孚車兩云云銘中鬼
方下第三字僅存下半口字以下文執畧一人在或前例之當
為畧字之泐畧者疑首之假借字下文第九第十兩行間尚有
折畧二字殆即易所云有嘉折首他器所云折首執訊矣或即
馘字號季子白盤桓桓子白獻或于王其字从戈从爪諸家或
釋俘或釋馘今此字从或从爪其為馘字無疑畧者折首馘者
截耳也孚即俘之本字丰則三十二字合文畧與馘之數雖摩
滅不可知然俘人之數至萬三十有餘則畧馘之數亦可知矣
此事在宗周之初自為大捷而書闕不紀又當成王全盛之時
而鬼方之衆尚如此則其強大亦可知梁伯戈時代雖無可攷
觀其文字當在孟鼎之後可知宗周之世尚有鬼方之名不獨
殷周間為然此鬼方事實之畧可考者也

鬼方之名易詩作鬼然古金文作𪔐或作𪔑孟鼎曰王𪔐孟以

𪔐𪔐伐𪔐方

吳氏本𪔐字牛泐作𪔐然第八行有𪔐字鬼字之有又稍磨泐合觀二字用筆位置知確是𪔐字也

其字从鬼从戈又梁伯

戈云𪔐方

即𪔐字

其字从鬼从𪔐二字不同皆為古文𪔐字案大

孟鼎𪔐天𪔐二𪔐字上作𪔐下作𪔐毛公鼎𪔐天疾𪔐敬念王

𪔐二𪔐字皆作𪔐皆从鬼从卜者尚盤𪔐字作𪔐則从𪔐

說文𪔐鬼頭也

从𪔐卜與𪔐同音又𪔐字之所從當為𪔐之省字而或从卜在

鬼字之右或从𪔐在鬼字之左或从𪔐在鬼頭之下此古文變

化之通例不礙其為一字也从戈之𪔐亦即𪔐字凡从𪔐从戈

皆有擊意故古文往往相通如薄伐獫狁之薄今毛詩作薄薄

者迫也而號季子白盤之𪔐伐从𪔐不嬰敦之𪔐𪔐𪔐从戈師𪔐

敦之𪔐乃衆則又从卜書之外薄四海其義亦為迫而釋文引

一本作𪔐敦詩常武之鋪敦淮漬釋文引韓詩鋪作𪔐後漢書馮

緄傳亦引作𪔐敦案𪔐𪔐即𪔐𪔐則字亦从𪔐可知从卜从𪔐

从戈皆可相通則威字亦畏字也其中悞威二字見於周初之
器為字尤古後从卜之字變而作魑从戈之字變而作威古威
字从戈从女邦公華邦公掙二鐘皆然號叔鐘作𦏧𦏧亦戈形
之變而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極相似故變而从女上虞羅
氏所藏古鉢有𦏧亡𦏧亡𦏧即亡畏此威威畏三字相關之
證也魑字又變作𦏧王孫遣諸鐘之畏嬰即畏𦏧𦏧沈兒鐘之𦏧
于畏義即淑於威儀皆如此作既从卜又从𠂔則稍贅矣由此觀之則
威魑二字確為畏字鬼方之名當作畏方毛詩傳鬼方遠方也
畏遠雙聲故以聲為訓漢人始以魑為鬼字張平子東京賦況
魑魍與畢方薛綜不識魑字以說文之魑字釋之不知魑魍用
小雅為鬼為蜮語尤為明白決非指小兒鬼之魑是周時畏字
漢人已用為鬼字故莊子天地篇之門無畏釋文門無鬼司
內本作無畏郭象本作
門無鬼又雜篇之徐無鬼亦當為徐無畏之誤也

古人多以無畏無忌為名
如左傳之中之舟名無畏

也由是觀之漢人以隸書寫定經籍時改畏方為鬼方固不足怪此古經中一字之訂正雖為細事然由此一字可知鬼方與後世諸夷之關係具有裨於史學者較裨於小學者為大也

鬼方與昆夷獫狁其國名與地理上遞嬗之跡當詳於下其可特舉者則宗周之末尚有隗國春秋諸狄皆為隗姓是也鄭語史伯告鄭桓公云當成周者西有虞虢晉隗霍揚魏芮案他書不見有隗國此隗國者殆指晉之西北諸族即唐叔所受之懷姓九宗春秋隗姓諸狄之祖也原其國姓之名皆出於古之畏方可得而徵論也案春秋左傳凡狄女稱隗氏而見於古金文中則皆作媿

包君鼎包君孟鄭同媿鼎為伯作叔媿鼎鄭公子救五器皆如此作

字金文皆从女作而先秦以後所寫經傳往往省去女旁如己

姓之己金文作改

蘇魏改鼎蘇公敦

作妃

見蕭妃南流仲南魏文公于教皆女姓非妃區之妃

今左傳國語世本皆

作己字庸姓之庸金文作嬭

杜伯

今詩美孟庸矣作庸字弋姓之

弋金文作𠂔

南字

今詩美孟弋矣穀梁傳葬我小君定弋皆作弋

字任姓金文作𠂔

蘇治姓鼎
街公蓋字

今詩與左傳國語世本皆作任字然則

媿字依晚周省字之例自當作鬼其所以作隗者當因古文畏
作𠂔隗作𠂔𠂔旁之卜與𠂔旁之𠂔所差甚微故又誤為隗然
則媿隗二字之於畏字聲既相同形亦極近其出於古之畏方
無疑畏方之畏本種族之名後以名其國且以為姓理或然也
我國周後國姓之別頗嚴然在商世則如彭祖為彭姓妣邳之
妣為妣姓皆以國為姓況鬼方禮俗與中國異或本無姓氏之
制逮入中國與諸夏通婚媾因以國名為姓世本陸終取鬼方
氏之妹謂之女嬪大戴禮帝繫篇及水經注洧水條所引作女
嬪漢書古今人表作女潰而史記楚世家索隱與路史後紀所
引皆作女嬪鬼貴同聲故媿字亦通作嬪則女嬪女嬪疑亦女
媿女媿之變鬼方之為媿姓猶獫狁之為允姓也雖世本所紀

上古之事未可輕信又上古之女亦不盡以姓為稱然後世附會之說亦必有所依據而嬪嬙二字其音與媿媿絕近其形亦與媿媿二字變化相同或殷周間之鬼方已以媿為姓作世本者因傳之上古歟此鬼方姓氏及其遺裔之畧可考者也

混夷之名亦見於周初之書大雅縣之詩曰混夷駮矣說文解字馬部引作昆夷口部引作犬夷而孟子及毛詩米薇序作昆史記匈奴傳作緄尚書大傳則作吠夷顏師古漢書匈奴傳注云吠音工犬反昆混緄并工本反四字聲皆相近

禮記哀亦作卷是工本工犬二音相通之證

余謂皆畏與鬼之陽聲又變而為葷粥

史記五帝本紀及三王世家

為葷育

史記周本紀

為

獯鬻

孟子

又變而為獯狁亦皆畏鬼二音之遺畏之為鬼混

胡本反或胡澤反

之為昆為緄為吠為犬古喉牙同音也畏之為混鬼之為昆為緄為吠為犬古陰陽對轉也混昆與葷薰非獨同部亦同母之

字

古音喉牙不分

獯狁則葷薰之引而長者也故鬼方昆夷薰育獯狁自

係一語之變亦即一族之稱自音韻學上證之有餘矣

然徵之舊說則頗不同鬼方混夷古人無混而一之者至混夷與獯鬻獯狁則又畫然分而為二孟子言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詩序言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狁之難逸周書序亦謂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獯狁然孟子以獯鬻昆夷并舉乃由行文避複之故據繇詩本文則太王所事正是混夷此詩自一章至七章皆言太王遷都築室之事八章云柞械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駢矣維其喙矣亦當言太王定都之後伐木開道混夷畏其強而驚走也

經於第九章廣尚廣成以下殆言文王御災以第八章繫之文王殊無所據

太王所喙者既為

混夷則前此所事者亦當為混夷孟子易以獯鬻者以下文云文王事昆夷故以異名同實之獯鬻代之臨文之道不得不爾也此古書之不可泥者一也詩序所言亦由誤解經語案出車詩云赫赫南仲獯狁于襄又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云獯狁

復云西戎鄭君注尚書大傳據之遂云南仲一行并平二寇序詩者之意殆亦以昆夷當經之西戎與鄭君同不知西戎即獫狁互言之以諧韻與孟子之昆夷獯鬻錯舉之以成文無異也不嬰敦以獫狁與戎錯舉正與出車詩同此古書之不可泥者二也然則舊說以昆夷與獯鬻獫狁為二蓋無所據昆夷之地自太王之遷自北而南觀之則必從豳北入寇又史記謂自隴以西有縣諸緄戎翟獯之戎楊惲亦謂安定山谷之間昆戎獯蠻則其地又環岐周之西與上所考鬼方疆域若合符節而自殷之武丁訖於周之成王鬼方國大民衆常為西北患不容太王文王之時絕不為寇而別有他族介居其間後世獫狁所據之地亦與昆夷畧同故自史事及地理觀之混夷之為畏夷之異名又為獫狁之祖先蓋無可疑不獨有音韻上之證據也獯鬻獫狁皆宗周以前之稱而當時書器均不見獯鬻二字其

見於傳記者以孟子為最古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北逐葷粥
匈奴傳亦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晉灼曰堯
時曰葷粥皆後世追紀之辭不足為據猶伊尹四方令周書王
會解并有匈奴非事實也然以理勢度之尚當為獫狁以前之
稱葷薰之音同於混昆而獫字其聲雖同其韻已變合獫狁二
字乃得薰音其名或當在獫鬻之後也詩獫狁之獫釋文云本
或作獫音險史記以降亦多作獫狁古文如兮甲盤號季子
白盤作嚴𩇑不嬰敦作嚴允又作嚴允嚴即嚴之異文說文厂
部嚴𩇑也一曰地名从厂敢聲案嚴𩇑二字連文嚴𩇑即穀梁
傳之嚴𩇑唐三十
八年公羊傳作嚴𩇑則顛倒其文孫愐唐韻嚴魚音
反以為嚴即𩇑字然則嚴字之用為嚴𩇑之嚴者一變而作嚴
再變而作險古嚴險同字尚書序及墨子尚賢篇之傳嚴史記作傳險左氏
傳則嚴也孟子不立子嚴禮之下嚴即險字唐韻嚴險也其用為嚴允之嚴
者一變作獫再變作獫自具最後之字嚴自當讀險不當讀魚

音反陸音是也此字之音與畏混革獺異部其變化唯可於雙聲求之殆先有獺音而後有獵狁之二合音也然則舊說之先獺鬻而後獵狁或非無據矣

獺鬻地理一無可考唯獵狁出入之地則見於書器者較多其見於詩者曰焦獲曰涇陽曰鎬曰方曰朔方曰太原此六者昔儒考證至多未有定說也更求之於金文中則見於不嬰敦者曰西俞曰罍曰高陵見於兮甲盤者曰畱廬見於虢季子白盤者曰洛之陽此十一地中方與朔方罍與洛當為一地故得九地九地之中唯涇陽與洛陽此雍州之洛非原州之伊雒以水得名今尚可實指其地而涇水自西北而東南洛水自北而南經流各千里但曰涇陽曰洛之陽語意亦頗廣莫也欲定其地非綜此九地考之不可

案獵狁之寇周也及涇水之北而周之伐獵狁也在洛水之陽則獵狁出入當在涇洛之間而涇洛二水其上游懸隔千里

至其下流入渭之處乃始相近則涇陽洛陽皆當在二水下游
涇陽既在涇水下游則焦獲亦當在涇水下游之北

陳氏啓源毛詩稽古
編詩數最狹之說

先言其獲見其微其深入道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遠而末故言錫與方紀其外後所經也
言涇陽紀其內後所經也止義亦云錫方雖在焦獲之下不必先焦獲乃後錫方其說均是也

郭璞爾雅注以

為在池陽鉢中者是也不娶敦之高陵亦當即漢志左馮翊之
高陵縣其地西接池陽亦在涇水之委然先儒多以漢時涇陽
縣屬安定郡在涇水發源之處疑詩之涇陽亦當在彼不知秦
時亦有涇陽在涇水下游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肅靈公居涇
陽考秦自德公以降都雍靈公始居涇陽靈公子獻公之世又
徙櫟陽則涇陽一地當在雍與櫟陽之間而櫟陽漢之櫟
平縣西界向
陵距涇水入渭之處不遠則靈公所居之涇陽自當在涇水下
游決非漢安定郡之涇陽也又穰侯列傳云秦昭王同母弟曰
高陵君涇陽君蓋一封高陵一封涇陽二君受封之年史所不
紀然當在昭王即位宣太后執政之初時義渠未滅漢安定郡